

詫王反嫁開反黠八音奢者詭俱委委沮才呂浩胡道
 慨昔反愛亂羊鎮幾莫結申戶刀婉絳阮囂鬻許
 反黔巨兼連一憩去例旅音壅紓拱蹭蹬
 上士反下七郎反蝶烏女蠕音召齷鮀音挹色崑音𢵠音例
 烬呼音嬉許之隙丘迷侈昌余豸直余援院音

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眞
 絶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
 者非諱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
 聞者焉

弘明集卷第三

梁釋僧祐撰

集

孫綽喻道論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穆綽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
 充千變万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誠各期
 所見鱗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不
 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窪井者則恠遊溟之量
 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
 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
 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

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
 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
 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
 罷惡祐善者哉故臺輶之功錙銖之豐報應
 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
 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

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以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驍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繫桑之飄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餓而趙蒙

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耶

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荅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

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癱瘓附體寢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蠅亟每加

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錢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

暴止姦統理群生者哉

荅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即如

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常有際哉故逸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利剃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廣濟群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末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為大謬詔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

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穎叔達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往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譖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觴放遐棄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惑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

荀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惇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惇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而遁恐不免維繫故釋其驥髮變其章服旣外示不及

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裘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過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匈中抱一載乎營鼻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曜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群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僻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綿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

大範群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蠹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親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歿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隣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慰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傳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荅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勸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万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

承天白

宗荅何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旣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唯空爲猶有神明耶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弈麗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

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龐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折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堆材虛室無損輪煥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廢輪煥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万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偽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顧

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覩之惑亦何常無矯矯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癢之情陳苦僞篤覩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僭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

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餐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覩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鹿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干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墮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舉肆陵覩之志固黑鶴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食耳何

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墓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万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

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聲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遺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釋均善難

物之眞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禦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過苗穀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撻阨勒夷隨竈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遠闢公則佛偈澄尸梨竈郭文舉釋道安支遁琳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綿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

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未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懃禮拜庶幾摩羅帳之蓋升弥鑑之

坐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耶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龐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陷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令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

答曰崩城陷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

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万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

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縁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

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駛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違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你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教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眾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万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難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

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貳違戒以洗悔未若剪染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龐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捐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鹿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

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猶不並是以金石克譜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設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淫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于周誥春田不園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狹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

嚴疑法之罰述捕宰之間爲勸化之本演烹
萬之答明來生之驗褪服肝衡而矜斯說者
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胞尸梨之屬神理

風

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旣明常人不能料

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
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

識真僞殊不肖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

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
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

寺茶融之圓行鑑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
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諭甚有

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

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謙言申旦忘寢
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
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
間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
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
哀悟受形之難稱無聖人我師周孔豈欺我

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者舊大智誨
人不倦於此未默目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
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
筆辨覈善可以警策出情實中區之美談也
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
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
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
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
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
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誰以不滅
欺以成佛使躋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
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
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堵
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余日碑得來
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

納隍之醜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
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則強忿戾之民
乎天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
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
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
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
踈微言屬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
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
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
賢友道琳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
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笙法護之
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
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
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
之化應焉彼之麗者雜有亂虛君臣治此之
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禪法性
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
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
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
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
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
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靈深識真僞
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

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
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
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墮炭殺逆搆
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
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
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
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
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
之化應焉彼之麗者雜有亂虛君臣治此之
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禪法性
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
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
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
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
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
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
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

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沐之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竟有精庶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廉苟有識向方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螭蛉有子螺蠃負之況在神明理廢寶積之蓋昇燈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教物豈獨不受數十百万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

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初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剋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天無疾由醯子族賜滅其羣臣陳之苦豈可勝言忍辱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教物豈獨不受數十百万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

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證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鹿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檼軒轅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麻珂

琪之樹飲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麗以信彼之精者也承昔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捕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尔耶輕以獨見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

歷故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辨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盡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何重答宗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旣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釋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今雅論不因善權駡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